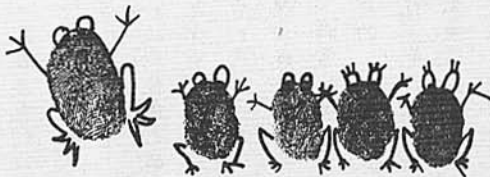


「不得志先生」 小傳



翁美珍

隨著年歲漸長，小時候那種天天盼望「新年」快到，日曆紙儘快撕完的心境早已消失無踪，有如塵封已久的記憶。高中時負笈在外求學，放寒假前，同學大都老早準備好行囊，一考完試，便迫不及待地趕回家，而我總是藉故拖到除夕那天傍晚才回去，同學都說我是冷血動物，其實我自己最清楚，所謂的「憂鬱」總是霸佔住我心深底，我實在害怕過年時那種浮飾的熱鬧中透著的空虛，我更不稀罕紅包、新衣服，意識裡以為那是極無聊、無意義的事，我不渴望與家人的團圓，因終歸有一天，大家必要生離死別的，月圓總會缺的。這種心情，使得近幾載的過年直是平平常常、淡淡薄薄有如欲化解的冰。

上學期期末考的最後二天，我竟開始計算著年的脚步，一放假，平時最不急於回家的我却室友中第一個擠進火車站歸鄉人潮裡。向來我作事只求順心，那段日子家人的臉孔、平時說過的話，都一再攪動我的心思，連一向睡得安穩的我，夢裡竟也出現庭院那盞昏黃的燈，醒來只有一個念頭——倦累的遊子該回家了。

那日是農曆年尾廿七日，抵達家門時，竟發覺忠勤如牛般的爸爸，倦極地蜷睡在厚重的一床被下，屋內充滿了藥水味，在他青筋如蚯蚓般爬滿的瘦黑手肘上，正吊掛著蒼黃的所謂「營養」藥液，當時真是張口結舌，眼中兀自滾著熱熱的淚，蒼天啊！造化必得如此作弄人？為何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勞頓的爸爸，無法過個安閒舒適的舊曆年？

幫爸爸熬出來米湯汁似的稀飯時，再看到廚房裡堆著的雞、鴨、魚

、肉、糕餅，心中都很难過，媽心煩時便會脫口說：「過年才交上醫生，真不值得，家裡要花的錢那麼多，那裡來呢？偏偏大家吃最好時，你却什麼也沒法吃」……我就立時對爸說：「爸，等您很快復原，我就煮最好吃的請您吃。」（這是我第一次對他說的親暱話）他和孩子之間總似有一道鴻溝，也少有親密的交談。

其實爸早在年輕時，就曾一度胃出血、十二指腸出血過，那時物質很缺乏，爸早出晚歸作生意，就現今術語來說乃是流動性的推銷員，時常他都捨不得花錢在外面吃頓飯，或喝「涼水」之類的，總是挨很久的餓，熬到回家才吃，有時兩餐一起吃。他沒別的嗜好，只是中年以後嗜茶，以後又兼上副業種草菇，草菇生長過程中要準備的事情特別多，而且是在最冷的冬天種的，每每要在凌晨那時候採摘，所以晨昏顛倒，生活、飲食兩不正常，精神的負擔以至於身體情況一直處在不很強健的狀況下。

爸三歲即失去人間最可貴的母愛，後來祖父續絃，爸有了六個同父異母的妹妹，他身為長子、獨子，照理說應是無數寵愛集一身，但事實上却是別人吃的自己吃不到，別人不用做的，他得頂起來做。爸從來不說這些

的，這都是後來三嬸婆對我們說的，且由他視如己出般地照顧失恃的小堂弟、妹；有時也訓誡我們：幼時失去母親的人最是可憐，你們也當和氣、憐恤地和他們相處，由此二端，大略可猜出爸幼時之一二。雖然奶奶因個性關係，不甚滿意我們的奉養，但爸仍是很盡心且篤定地告訴我們：不管怎麼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們總是聽他的話。

爸幼時處於日據時代，所受教育實在有限，記得爸身份證背後如是寫著：國民小學五年級肄業。但依稀記得鄰居叔公、阿婆，甚至連住在蠻遠地方的人都會來找爸討論或商量「大人的事」，或託爸寫信、回信、解釋田契、稅單、通知書或婚喪喜慶賀、奠儀之書寫，那時還小，時常坐在長板凳上，爸的身旁，支著頭看著、聽著、看久了、聽多了，竟自以為我也會了，結果有一次爸不在家，阿婆想寄封信給遠在高雄的兒子，吩咐他回來一趟，我就自告奮勇地提筆了，阿婆和她媳婦甚是不合，她唸我寫時，便夾雜著一大堆抱怨媳婦的話，我自以為聰明地照實錄下寄出，後來她媳婦找爸評理，爸重地罵我一頓，頓時叫我羞得無地自容，真是委曲極了，氣憤填膺，我覺得我沒錯，是阿婆自己不好，但他那

樣嚴肅，我也不敢回嘴，連斷斷續續的抽噎聲都不敢發出，不過，長大後才知道，少不更事的我確實是錯的，太缺乏歷練了。

雖然他很少對我們嚴厲斥責，除非我們作錯了什麼不可原諒或了不起的錯誤。但記得從小我們不曾也不敢和爸開玩笑，即使是正當撒嬌的小女孩年紀，我也不敢同小堂妹一般坐在他膝上玩，玩他的頭髮，撫摸他粗硬的鬍鬚，或作些親暱動作，每次看見他時，總像小老鼠躲可怕的大黑貓一樣，不敢隨便喘一口氣，不敢多說句廢話，吃零食或看故事書、漫畫書，只要爸臉上出現一絲失望的臉色，或嘆口氣說：小孩子要珍惜自己的福分，包准一些投機取巧、頑皮越軌的行為都收斂了。

小時候存有一幕景象非常清晰地印在腦海中，每當我們趁爸外出，聚眾在床上玩「大富翁」、「大財主」時，稍不做醒，他出其不意的回來會叫我們嚇的面無人色，倒不是說要遭到處罰，而是我們都很怕他失望，這是從小就有的心理，但小孩子畢竟是貪玩的，以後就留人在外頭把風，久經訓練，一知道他回家，我們便一聲令下，用棉被掩蓋殘局，有如老僧入定的坐著、跪著；有的趴在被上作慵懶狀；有的坐在床沿上，漫無用心狀，

大家面前皆擺有一本書。大多時候，我們皆能逢凶化吉，有驚無險。

以前爸種草菇時，賺了些錢，但有許多親戚朋友向他借支，他很少吝惜不借或是雖借却有難色的。甚至有些人手頭實在太緊了，他就是沒有錢也會先向別人轉借，有些人推說無錢而賴著，到後來還得他連本帶利奉還，這種事不止一次，我們都很生氣，爸只會做寬大頭、做濫好人。

他還有一個很古板的觀念，只要手邊有錢就想買田地，有時若有很中意的田，他就以貸款方式把它購來，常常顧此失彼，就把生活所需忽略了，田產雖增多，日常生活却常感匱乏，簡直比不上無恒產者光靠雙手掙工資的生活。爸却不時如數家珍報告訴我們：屋後那塊不顯眼的土地現已漲高幾萬；三脚貓那塊，某人想以一甲七十萬買去，我尚且不賣。你們要重視不動產，有一天時機變了，錢再多也沒用的，有土地就有保障。在我看來這些真是不可觸摸到，遙遠浮動、不可企及的夢幻，好像爸老是在向我們述說神話。

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家由曾祖父傳下相當大的一塊房地，早在三十多年前借給那些沒地蓋房子的人

使用，別人却忘恩負義，反目成仇地絕交不還了。最近爸想因都市計劃關係把房子移轉位置，一直忙著辦土地所有權狀申請，時常忙了半天，却無成效。記得，上次回家他還在研究如何寫封陳情表，我曾偷瞄到一行字——像這款惡勢力：他真是一個多愁煩的人，明明知道這事無指望，作女兒的想對他說：「算了，別同那千人計較。」却不敢說。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少年時代的我時常為著田地與爸爭辯的面紅耳赤，怒髮衝冠，最後總落得「不懂事、眼光淺短」之責。是的，我想，或許真是不懂世事，不能體會成年人的心境，但爸的那些行事，只令我們感到危機重重，絲毫未帶給家庭平安、和諧或幸福感，我喜歡很自然、平安的生活。人生在世不過幾十載，何必為幾世代子孫勞神苦思，汲汲遑遑地緊握那些不很實際的東西？

向來家中主要的財源，乃是不穩定的農作物收成，說明白點，即是靠天吃飯，如今年「雙立春」、「雙雨水」風調雨順的當然有豐收的指望，但老天爺却時常皺起眉頭，不是能眷顧那批老實的子民。欠收時，固然什麼都不用說，即是大豐收，商人便會趁機殺價，眼睜

睜看著農作物能留到幾時，為了怕穀子發芽，怕菜蔬腐壞，便忍痛低價交割。吃虧的是農民，爸經年在田裏，不論日曬雨淋、陰雨炙熱，總有深耕、除草、噴藥、施肥……反反覆覆地做不完的瑣事，整個人都曬成發亮的深咖啡色，扣掉一些本錢、工錢，所得自是極有限。他一直盼望我們將來不要做個勞力者，不要再同他一樣，作個美其名說養活天下人的農夫。

爸已過知命之年，但却不服輸，二年前他開始養青蛙，這是他平生所下最大的賭注，把自己最好的兩畝田押出，不只金錢，時間更是全部耗上，從那以後，整天都難得見他一面，連晚上，也伴著蛙鳴入眠，剛開始，養蛙行情很高，一尾小蝌蚪一元，那時有人便說我們每數算一隻，便會興奮地笑一下，好像在數一元錢幣似的開心，這種話並不是誇大其詞。但好景不常，大家因青蛙的行情看漲，便到處仿效養起來，此時他正大量改換設備、冷凍機、抽水機、器皿、改建蛙池，附近也一下子增加了十餘家養青蛙的人家。雖然，爸培育出來的品級相當高，但蛙苗的價格却由一尾一元跌至七八分甚且四五分錢，母蛙更不用說了，餐館的收購自不如前順利了，就算如此，爸仍不死心，不肯放棄，慢慢本錢也快

蝕光，青蛙就如同瘟神降臨般一批批死掉，雖然沒死光，但總顯出兵敗如山倒那股蕭瑟的景象來，終於爸整個人鬱鬱寡歡起來，是這次賭注對他的意義太大了，他禁不起如此的慘敗。

年初六，爸的病情總算稍穩下來，初七午后我突然心血來潮想望那些劫後的青蛙，那些爸用他走過半世紀多日子所剩餘的精力培養的那些可恨的綠色動物，當我漸漸行近蛙池時，却不像往昔般聽見許多蛙鳴，由門外望，青蛙池的上空只是一片灰濛濛，如蓋住一層層厚厚的塵埃，充滿一種灰敗的黯淡氣氛，慢慢推門而入，北風不斷地狂吼，嘶嘶呼嘯地從我身旁急拂而過。過去絡繹不絕的買賣人潮早已完全匿跡，剩下空蕩蕩一片，細看才發覺平時青蛙藏身的草叢及空心菜都用厚塑膠紙密封起來，上頭再加上保力龍板，再蓋以厚重的土堆。那些土都龜裂且變白了，恍然大悟，原來他們冬眠了，將走出園門時，我發現兩隻青蛙凍死在地上，全身通紅，如被冷凍過般的僵屍，又往前走幾步，聽見有微弱的跳躍聲，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漏過冬眠的傢伙，我想牠活不過兩天，也必如剛才見到的那兩隻一般下場。此時我的心已麻木了，若是以前的我，必定會為牠尋個安身之所

或為牠想個辦法，但現在一切皆是命定。活該！誰叫你耐不過冬天，又不藏躲起來，聰明的，你若肯稍作屈服，明年春天來時，你還是可以活活潑潑地讚美、歌頌春天，享受春之甦醒。我想爸確實該冬蟄一段日子的。

